



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失控的進步

復活節島的最後一棵樹是怎樣倒下的

文／盧俊偉

作者：隆納·萊特 Ronald Wright

譯者：達娃

出版社：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2007年01月30日

記得某家手機公司以前有個廣告語：「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」，而所謂的人性以筆者的解讀就是追求進步的本性；有位歷史學家曾說：「人類史上若存在有某種變化模式，而這變化只能朝一個方向推進、無法逆行，那麼這個方向就是進步」。因為不斷追求進步，地球資源持續被消耗殆盡，工業革命後，更甚以往，到目前已耗盡地球自然資本產生的利息，而本金枯竭之時，亦可預期。無論何時，回顧任何過去某時段都將是我們心靈上所想追求的「伊甸園」，但是，它是回不去的伊甸園。過去原始情境，只能留在人類想像中，縱使目前僅存少數比現代較原始的部落，也只是提供人類學家研究的史料，或部分觀光客的據點；但是，如果向人問起回到原始生活的意願，答案應是否定的。

或許大多數人會存疑，進步沒有不好，所有人都享受在進步的成果中；如果撇開近年來金融風暴造成的影響，世界大多數人的快樂指數還是處於高檔。由最近地球暖化成為熱門的話題，對於地球潛在的危機，或許大家都已能體會，但也只能心存憂心罷了。

「一次獵殺一頭長毛象，是生存；一次

獵殺兩頭長毛象，是進步；但一次獵殺兩百頭長毛象，則是進步過了頭。他們將享有一時的衣食豐足，之後，卻只得餓死。」本書作者以上這段話為「失控的進步」做了最佳的註解。隆納·萊特為人類學家，在本書中其以人類學專業背景，闡述了從舊石器時代至近代人類文明發生的背景與其影響，從高更的畫作上三個問題：「我們來自何處？我們是誰？我們要往何處去？」談起，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，並以蘇美、羅馬、馬雅和復活節島等消失的文明為例，探究這些文明如何產生，以及做了什麼事以致讓文明消失，對當前熱衷於消耗自然資產、猶如一部自殺機器的全球化文明，提出深切的警告。「我們要往何處去」，就是作者想要探討的。

復活節島民以令人敬畏的石刻雕像來做為榮耀的象徵，島上的石像(moai)一代大於一代，需要更多木材、繩索和人力，於是砍伐樹木的速度遠勝於樹木生長，砍下最後一棵樹的人，清楚知道島上再也不會有另一棵樹，他依舊砍下它。最後小島擁有一千座石像，每十個人就有一座石像，但美好的時光已然遠去。

蘇美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，它挾著豐富天然資源，擁有適合馴化的動植物的肥沃月灣，伊拉克南部曾是一片充滿魚蝦草澤的水鄉澤國。原本河川會將岩石與土壤中的鹽分沖出來，一路挾帶至海中；但為了農耕，運河越築越長，將水引到

乾旱的土地，水分大幅蒸發，留下的只有鹽，並沒有足夠的雨水來沖刷土壤，休耕期越來越短，土地無法充份休息，經過幾世紀的大豐收，小麥、大麥收成陸續萎縮，最後放棄種植。做為世界上最早的大規模灌溉系統建造者，蘇美人無法預見其新科技帶來的後果，加上政治與文化的因素，蘇美最後王朝於西元前兩千年亡國。即使在四千年後，遺址四周仍是一片不毛之地，仍然覆蓋一層進步所帶來的滾滾白沙。

羅馬是個有讀寫能力的社會，隨著城市的成長，人們對木材、木炭和肉食產生大幅需求，林地迅速萎縮，牲畜的畜養和土地佔有模式再度成為罪魁禍首，又在政治體系產生的禍害下，是一直在撐帝國的自然金字塔持續退化。羅馬帝國時期的高度農業活動，曾造成的土地侵蝕問題，最後導致中世紀末的人口瓦解和土地棄置現象。

馬雅人是在沼澤區透過升高田地來進行密集農耕，他們挖出運河與渠道網路系統，以便在雨季排水，在旱季灌溉。隨著城市的成長，叢林便在石斧的揮舞下死亡。玉米田擴張的同時，森林縮小了，其中的獵物也隨之凋零。除此之外，如同羅馬，政治與文化(戰爭與大量興建神殿)，也是造成衰敗的原因。

以上四個文明，其中復活節島和蘇美，因其生態系統無法重生，再也不曾復興；羅馬與馬雅，仍留下許多殘存的社會，在低人口密度的一千年間，在火山落塵與流行病的幫助下，兩個地區的土地都恢復了生機。

書中有幾段文字，筆者認為值得再三省思：
◆無論在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世界裡，人們都認為現代化的保證就是永無止盡的進步。
◆人機控馭學、生物科技、奈米科技，我們期望這些技術能成為優秀的工具，卻沒辦法先預知它們將帶來的後果。

◆進步具有一種內化的邏輯，這邏輯領著我們踰越理性，走向滅亡。那誘人的成功之路盡可能埋藏著陷阱。

◆人類文明的進程速率失控了，從第一塊石頭碎片到第一塊鑄鐵，花了將近三百萬年；第一塊鐵到氫彈卻只花了三千年。

◆尼安德塔人的滅亡可能是第一起人類種族大屠殺。如此追本溯源，我們自己是在百萬年的殘酷勝利下繁衍而出的子孫，祖先的罪惡，在我們的基因中埋藏了一再屠殺的傾向。

◆成功的獵人不會在狩獵現場，立即坐在獵物旁自己大快朵頤，他會分享食物，從而贏得聲望。差勁的獵人一旦出現，所有的獵人都學壞變成了差勁的獵人。

◆農業發展以犧牲品質來換取數量；更多食物、更多人口，但營養與生活卻鮮有改善。我們在馴化植物時，植物也馴化了我們。

◆世界各地的氣候在過去一萬年來，保持著異常穩定。變化對我們是不利的，不要冒險觸發變化，但是現在石化燃料廢氣的釋放與其他騷動，正在擾亂我們的文明長期倚賴的氣候穩定。

◆最後一棵樹，最後一頭長毛象，最後一隻多多鳥。或許再過不久，就會出現最後一尾魚和最後一隻大猩猩。以警察用語「作案模式」來說，我們是喪心病狂的連續兇殺犯。

◆西元前五世紀，柏拉圖即曾說：「將現在僅存的與原有的相較，(大地)就像個骨瘦如柴的病人，所有的肥沃和柔軟的土壤都在逐日消瘦」。

◆維多利亞女王逝世時，全球只有十六個城市人口達一百萬人；如今世界至少有四百座百萬人口的城市。

◆羅馬之後，世界人口花了十三個世紀才增加二億人；而最近增加的二億人，是在三年內誕生。

◆土地與水的健康以及負責保存水的森林，是任

何文明生存與成功唯一的永恆基礎。

◆「歷史每重演一次，代價就上漲一次。」地球上第一個文明蘇美崩壞時，只影響五十萬人。羅馬的衰亡影響了上千萬人。假使我們的現代文明也走上崩壞之路，顯然會為數十億人帶來無盡的災難。

◆蘇美、羅馬、馬雅和復活節島，都約略在一千年間，便將大自然賜予的消磨殆盡。

◆「就一個物種而言，我們將因抱持希望而注定毀滅嗎？」抱持希望，驅使我們發明新方法來修理舊有的混亂，然後因此創造出更危險的混亂。

◆我們四處伐木、四處捕魚、四處灌溉、四處建設，生物圈中沒有一個角落能躲過我們這種大量出血性的耗損。

◆「我們此刻的文明…要存活到本世紀末的機會恐怕不到五成…除非所有國家都能在現在科技基礎上，採取低風險的永續策略」。

◆九一一當天有三千人喪命，但世界上每天就有高達二萬五千人死於水污染。每年有二千萬名兒

童因為營養不良而在心智上受損。每年有面積比蘇格蘭還大的農田，在土壤沖蝕與都市擴張的作用下消失。

◆我們不能再依然故我地以現行方式繼續消費。但我們卻選擇在貿易協商中剔除環境保護標準。就像那些心懷綺想的買春觀光客，我們在窮人之間進行著污穢的交易。

現代企業常提到「永續經營」，而要達到目標，企業體就必須不斷的進步才有競爭力，亦就是「必須進步，才能生存」，但不知進步是需要控制，失控就得走向滅亡。永續發展的意涵其中一項便是：「滿足當代之需要，而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會」，此刻，是我們必須思考「我要往何處去」的時候了，將未來的進步導向正途以及獲得控制的最終時機，尤其統治者、有影響力的企業家更應該負起政治、社會責任。希特勒曾說：「人民不費心思考，實在是統治者的好運道！」但如果連統治者、企業家都不再思考時，我們又該如何？

宿命

多少往事煙灰湮滅
在時空中更替
焦頭爛額的圖騰
化成木乃伊
還要訴說一
神的旨意？

多少親朋悲歡離合
在壞劫中註定
難以翻身的宿命
淪為他鄉客
還要掙脫
生的桎梏

埃及聖鸛是很特殊的鳥類，身長約 75 公分，腳趾間有蹼，有利於在沼澤地帶穿梭，由於並非全蹼，基部較明顯，不易觀察到，其飛羽外緣黑色，具灰藍色金屬光澤，背部與翅膀相接處有黑色羽毛，尾羽白色。最早在埃及大量繁衍，是埃及的國鳥，是智慧與學習的守護神。證據顯示，在薩卡拉埋葬有四百萬隻埃及聖鸛的木乃伊，但目前在埃及已超過一百年看不到牠們的蹤跡了。埃及聖鸛後來分布於非洲、撒哈拉以南、伊拉克東南部，也被引入法國、義大利、西班牙及美國佛羅里達。台灣則多年前從北部六福村動物園逃逸出幾隻，在野外繁衍成功，目前已超過百隻，有往南擴散的趨勢。

文、圖／三州

